

发现诗意

兰州十一中八年级(16)班 韩榕

生活中,许许多多的场景都无比的平凡、普通,就比如给流浪的小狗小猫一支香肠,还是在路边随手捡起的一片纸屑,它们看似简单,却有时能给人心灵上的触动。不经意间的一件小事,曾让我无比难忘,就如同仙女抚瑶琴时那最后一抹余音,让人永远不能忘却……

应该是快放假的时候,我路过一所刚放学的小学,孩子们出了校门,就一窝蜂地冲向了小卖部。小卖部里人头攒动,半大的孩子们个子都不高,所以就挤满了人,我也清楚地看到了里面的老板有条不紊地拿冰棍、收钱,还有回答小孩们各种乱七八糟的问题。

有几个小孩挑好了冰棍,从里面艰难地挤了出去,呼吸着外面的新鲜空气,然后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装,把冰棍送进了嘴里,看着他们喜滋滋地吸着冰棍,我却注意到,他们把撕下来的包装只是随手扔到地上,不一会儿,地上的包装铺满了一堆,五花八门的包装袋就被主人們全部遗弃在了外面——即使垃圾筒就在不远处。

我的数学课

金城关回民中学九年级五班 马萍

数学从自然中诞生,数学从生活中体现,生活中的一切都有数学的影子。无论是进账、利息都含有数学知识,从乘法口诀到二元一次方程,从基础数学到高等数学,仿佛是从一个空间进入另一个空间。数学使字母有了新的含义,使平面图形变成立体图形。这都是数学中有趣的地方。数学似那马良的笔,一点,什么东西都能变得活灵活现,这就是数学,一项伟大的“工程”。

从小学到初中,数学就像金字塔,没有小学坚实的基础,就没有初中那高耸的塔顶。仔细想来,每一册数学书中,都体现着以前所学的知识,它在拓展也在回顾,这就是数学乐趣。数学给一些普遍的东西赋予了新的含义,就如 x,在英语中,x 是一个字母,它只能是 x;在数学中,x 是未知数,它可能是 2、4、5,也可能是 3、8、9。数学不似

追梦长白山

西北师大附中高一(1)班 邢语纤

自从十年前,你进入了那扇青铜巨门之后,便引发了我对长白山的无限遐思。灵魂在天池上舞蹈,这是三百年前的天劫!是谁,用激情和火焰揭开了成吨水流和滚滚岩浆的对话?又是谁,用岁月绵长的纤手抚慰那百年的伤痛?

天池,生来就是天外圣物,一池震慑心灵的沧浪之水,豁然贯穿了在梦中的期待。长白啊!青铜一样的色泽,分明是一种神谕的暗示,面对长空,暗藏着雷电与风雨,挟裹着咆哮与呐喊,哪个世纪是它石破天惊的时候呢?

那一夜,梦中亮丽的长白山暗香浮动,杜鹃倾吐着素洁的情思,成片的松树林高昂着倔强的头颅,我幻化成一只小鸟,在苍茫的林海中啼鸣着肺腑的痴迷,在神秘的天池之畔激荡起动人的涟漪。长白啊!

生命在大峡谷萦绕,苍茫林海中的生命在战栗。这是长白山林海间流动的一段曲折而美丽的情殇。

我有些叹息,可怜了环卫工人,正当我准备离开时,一个扎着马尾的小姑娘从小卖部挤了出来,她将包装袋撕下来后,没有随手扔到地上,而是跑到路边扔到垃圾筒里。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,却让我非常讶异。现在的小孩太容易随波逐流了,他们习惯别人怎么样,我就怎么样,看到前面的小孩乱扔垃圾,后面的就会跟着做,这也造成了前面没有一个人将包装袋扔进垃圾筒。

可让我更惊讶的还不止这些,也许又是随波逐流起到了效应,后面的孩子都把包装扔进了垃圾筒,甚至前面随地扔垃圾的有些男生,也悄悄将自己的垃圾捡起来,塞进了垃圾筒。

我有些哭笑不得,但更多的是欣慰,我想他们以后再也不乱扔垃圾,起码在这个地方不会。

这件小事让我发现了孩子们的纯真,但给我最多的是一种触动,也让我很少乱扔垃圾,这也许是一首诗,一首带给你灵感动和人生启示的诗。

语文,一篇与一篇无甚大关系,但是数学就不一样,如新学的反比例函数,它的图像是双曲线,这是毫无疑问的,但是从图像上看,它又是一个中心对称图形,难道这不是一个前情回顾?这就是数学的好处,环环相扣。

我的数学,我给它定了一个义:就是我懂的数学。我懂的数学又是什么呢?它就是从一年级的加减乘除,到后来的乘法口诀,再到现在的图形全等、相似、函数、比例,这些都是我的数学,我懂的数学。我的数学课,从新生入校第一次听您的课,再到现在,我觉得很幸运,遇到了一个好的数学老师。现在想想,小学一直在“虚度光阴”。我喜欢数学,不知道为什么?可能是有趣,也可能是其他的,但是,我就是喜欢,很简单。

我的建议也很简单:笑口常开,这样的数学会变得更有趣!

这自然的鬼斧神工凭空掠夺了我灵动的思绪,面对猝不及防的雄奇之美,我深谙语言的苍白无力。

初秋的狩猎场寂静异常,那些灵巧可爱的生灵呢?它们的歌声都被冬季童话中厚厚的积雪掩埋了吗?黑洞洞的枪口已在这美丽的地方缄默不语,把一个清凉澄澈的画卷献给了人类,长白啊!

如画美景是丈量心灵的标尺,天池之水平现的清涼与寂静是神明情感的诉说。

长白的魅力,松桦一样高洁的精神。

长白的真诚,林海一样坦荡的胸襟。

长白的心境,天池一样幽远的宁静。

长白山,一双用生命和灵魂来擦亮尘世的眼睛。

十年一瞬如沧海,何人还渐藏海花。

青铜门内,是一生换十年的无悔无怨,青铜门外,是十年盼一生的不离不弃。



色彩·静物

当时明月在

兰州五十三中七年级(6)班 王舒怡

时光如同流水,纵然回首,却无法挽回。在时光的回廊里,我再一次看见了您,像是春天朦胧的薄雾,像是夏季江上的夕阳,尽力弓着身子去触摸,去寻找,却只是触到了一片镜花水月,在瞳孔里碎成飞花万盏。

嘿,朋友,多久了,我们分开多久了?明明连你当时送给我的贺卡都落满了尘埃,可那脑海里的记忆却恍若昨日,你的一颦一笑,在我的心里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。

犹记那年初见,在一座陌生的校园里,您在教室的那头腼腆微笑,曾几何时羞怯的我却毫无迟疑,走上去牵住了你的双手,在那个被枫叶染红的秋天,我们在落日的操场里奔跑,两个孩子幼嫩的身影好似微风中摇曳的花儿。

我们都有着共同的爱好和话题,像是多年未见的故交好友般无话不谈。嘿,朋友,这些落了尘埃的往事,在月夜里徘徊,你,不会忘记吧。

记得一次考试,当时成绩优异的我们却都没拿上高分,老师气急败坏,叫了我们两个来陪父母参加家长会,那天下午的阳光正好,照在窗前随风摇摆的枝丫上,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。老师气愤地说着这次的成绩,站在两边的我们却相视一笑,并没有往心里去,纵然往事遥远,我却依然记得你那天笑起来时脸上浅浅的梨窝,像是一阵春风,吹暖了我心头萌芽的花朵。

可是,即使友谊再深厚,离别也是匆匆,那个平凡不过的下午,你背着大大的书包,在校门口跟我告别,我没有上去紧紧握住你的手,也没有递给你什么有纪念意义的礼物,是因为那时天真的我相信我们终会再次遇见,可是时光,没有给我回首的机会。在多年以后,当我只能靠着同学录上的只言片语来回忆你时,我才幡然醒悟,终究有些人,只能错身失散在时光的洪流里。

还记得吗?曾经我们在一起的岁月。学校的槐花又开了,爬山虎一年比一年茂盛,答应我,回来看看吧。看看我们曾经那样纯真的友谊,以及那段再也回不去的记忆。

我选择对离别不重视,是因为我以为我们会相见,我选择对你当时的美好笑容不珍藏,是因为我坚信你会带着那些年你欠我的陪伴回到我身边,可是啊,我算准了你对我定有怀念,却没有算准你已被流年越推越远。

嘿,朋友,若要重新选择一次,我一定会珍惜我们相处的一点一滴,一定会珍藏与你的每一个开心或难过的心情。

我选择不回首,只是因为我害怕被记忆刺痛。

如今忆起,掩唇叹喟,只道:“当时明月在,曾照彩云归。”

启事

《作文周刊》欢迎广大中小學生投稿。投稿采用电子邮件方式——Email:zuowenzk@126.com

冬日感怀

科学院中学八年级(2)班 刘瑞琦

冬日,不像她的姊妹们那么温柔,她猛然扑向你,不顾衣单的人们,穿着秋衣的人们吃惊地望着带点疯狂的冬风,脚步匆匆地跑回家。

满地金黄的树叶慢慢变得干枯,树枝呆呆地直插灰蒙蒙的天空。几棵叶片常绿的松柏,也蒙上天空的灰暗。这是冬天的前奏。

然而一场大雪之后,冬日的清晨变了样。铺在地上的雪白茫茫刺人的眼,树上覆盖着厚雪,只露出一点儿干枯的褐色的树皮。万籁俱静。这时,鸟叫声在干燥的冬日空气中显得格外清脆。

我独自走在松软的雪地上,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张岱笔下“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”静寂空旷的景象。冬日是宁静的季节,也是最深奥的季节。春天太聒噪,夏天太炎热,秋天太凄美,只有冬天才会拥有永恒的宁静,寒冷的冬日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旷远苍茫,人类是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”般渺小、微弱。

冬日的天黑得早,雪还没有化,雪地上竟隐约映衬出星空之色。月光洒在雪地上,银白色的月光更加动人。我抬头仰望天空,乍一看只有几颗星,闪烁着神秘的光,仔细一看,无尽的星子,密密麻麻地照耀着。我站在雪地上,望着空洞、深邃的宇宙,陷入深深地思索,惊叹宇宙的伟大和人类的渺小。

校园·江湖

兰州五中初一(4)班 李昕雨

“人在江湖漂,怎能不挨刀。”江湖纷争不断,难分高低。一个小小的校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
我们班和所有的班级一样有小团体:“暗花帮”“消息帮”“观事帮”“好事帮”各霸一方。所谓“暗花帮”,专搞“暗杀”等,一系列见光死的行动,只要给他们 money,“暗花帮”都会尽其所能,不成功便成仁,“暗杀”不成便“自刎”!“消息帮”消息灵通,是三个帮派之中的谣言散布者,他们无所不知,见钱便会透露某一帮派的机密,不仅这样,他们还是班主任派来的卧底,三大帮派无论发生什么大事,便第一个去打小报告。“观事帮”总是坐山观虎斗,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,若是其他三个帮派打得不可开交,他们再去充当和事佬!“好事帮”他们纯属“吃饱了撑得”型,没事就喜欢挑畔三个帮派,喜欢与他们分个高下。

话说,2014 年某月某日,“暗花帮”的帮主正趴在桌子上闭目养神时,“好事帮”的某一小弟就站在了“地花”的旁边,用只能让“地花”听到的声音说:“这怎么有一头 big pig 在 sleeping 啊!”“地花”动了动胳膊没理他。小弟不甘心,又大喊说:“这怎么有一头大猪在睡觉啊!”几个帮派一起向这边看了过来,“地花”一脚踢翻桌子,抓住小弟的衣领大声说:“兔子急了还咬人呢,狗急了还跳墙呢,老子还是人呢!”小弟一看,浑身哆嗦,声音颤抖道:“我、我知道错了……大、大侠你饶了我吧!”“地花”狠狠地把他扔到了地上,小弟便连滚带爬地跑了。没一会“好事帮”的帮主“彼岸”过来了。那小弟刚刚哆嗦的劲换成了趾高气扬的态度,他的靠山来了,这时,“观事帮”的人,嗑着瓜子,舔着棒棒糖看着两个帮派的人剑拔弩张的样子,两帮都不是好惹的,两个帮主都是学武出身,“地花”一个飞腿踢向了“彼岸”,“彼岸”一蹲身躲掉了,“地花”挥起拳头抡了过来打中了“彼岸”,“彼岸”哪里肯吃这样的亏,他飞起一脚,“地花”应声倒地,两个人在地上扭成一团,“地花”明显占了上风,他骑在“彼岸”的身上,一拳紧似一拳地打得“彼岸”只有招架之势。正当他们打得火热时“消息帮”的“凝析”大喊:“班主任来了!”我们“观事帮”的人迅速收起吃的,马上去当和事佬,把两人拉起,班主任进来一看桌子东倒西歪,笔撒了一地,“盟主”张老师一拍桌子说:“刚刚打架的人给我去写五百字检讨,及时通知我的同学和拉开打架的同学大大奖励!”“地花”狠狠地瞪着“彼岸”。

眼神对话:“你完了!”by 地花。
“切,我怕你不成啊!”by 彼岸。
“都是你害的!”by 地花。
“你忍着不就行了!”by 彼岸。
“懒得和你说!”by 地花。
江湖恶斗一次次在我们班拉开序幕。谁为江湖英雄?